



# 梅芳里

1951年6月2日《解放日报》连续两天刊登新闻，标题分别为《梅芳里居民代表会议的收获》《扩大人民民主 梅芳里举行代表大会——选出十五人成立了里弄居民委员会 发动居民镇压反革命解决福利问题》。

日二月六年一五九一 (張一第) 日新解

## 擴大人民民主 梅芳里舉行代表會 選出十五人成立了里弄居民委員會 發動居民鎮壓反革命解決福利問題

【本報訊】上海梅芳里於五月十九日，召開了擴大人民民主的里弄居民代表會議，選出十五人成立了里弄居民委員會，發動居民鎮壓反革命，解決福利問題。

梅芳里位於上海法租界，在過去是一個被海島、破爛的「平民窟」，這裡住着一千零六十九戶勞動人民。

在過去，這裡的條件，裡裡外外都壞了，居民們過着健康快樂的生活，老少都已經過着健康快樂的生活。

過去這裡還是惡霸橫行的天下，他們從國民黨反動派的幫兇，抽利丁、敲詐勒索，使很多人家破人亡。

住在此處的吳大媽，生過十五個孩子，其中就有九個是活活病死的，吳大媽人的祇有六個。



(一) 現在的梅芳里，裡裡外外都變了樣，居民們過着健康快樂的生活，老少都已經過着健康快樂的生活。



(二) 上海梅芳里和其他棚户区一樣，在過去一直是一個被海島、破爛的「平民窟」，這裡住着一千零六十九戶勞動人民。



(三) 過去這裡還是惡霸橫行的天下，他們從國民黨反動派的幫兇，抽利丁、敲詐勒索，使很多人家破人亡。



(四) 住在此處的吳大媽，生過十五個孩子，其中就有九個是活活病死的，吳大媽人的祇有六個。

为了纪念上海第一家居委会的挂牌成立，更为了体现梅芳里焕然一新的面貌，1952年2月全国发行的《连环画报》第十八期特地刊登了连环画故事《上海梅芳里的新气象》。

杨兆顺告诉记者，“譬如小男孩聚在一起斗蟋蟀，看到居委治保主任走过，保证不碰蟋蟀而站起来说，‘王爹爹好’。我对这一场景至今记忆犹新。当年的所谓‘不良少年’，看到治保主任的怕，是从内心发出的。”尽管居住场所舒适性远不如今日的各种新村、商品房小区，可在杨兆顺看来，当年的潭子湾民风淳朴。譬如谁家过生日，会给周围邻居每家端一碗面。杨兆顺自己结婚，就是在弄堂里支帐篷，各家借点桌椅碗筷办的酒席。“给了大厨五元钱和几包香烟作为酬劳。”杨兆顺说，“这样一种环境下，居民之间也时常有矛盾，譬如当年各家在家门口搭灶披间，有时候为了抢一块砖那么大地方，就会吵起来，怎么办？居委干部就到场调解啊。”

当年居委干部的一个主战场是爱国卫生运动。“最早，潭子湾的自来水并没有通到每家每户，而是在弄堂里有水站。各家买了竹片筹码，到水站去打水，我记得有大中小三种竹片筹码，表示可以打水的量。这样，各家就得预备水缸蓄水。后来，自来水通入各家各户，水缸的作用不存在了。可大多数居民不舍得丢弃水缸，就放在家门口。日长时久，积水里生出子儿，长

成蚊虫。”杨兆顺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担任潭子湾仁义里居委主任时，就遇到处理这些旧水缸的问题。最终是一些居民带头将自家水缸拿出来当街砸了，然后各家纷纷也一起砸缸，晚上等环卫车来运走碎片。我记得当时配合的居民有95%以上。”提及自己进入居委会工作，杨兆顺称，在他们这一年龄层的市民中，许多人踏入社会的第一步当然是向往到全民所有制企业这样的大厂上班，改革开放以后能进一些公司也很不错。“当我最初成为社区干部的时候，刚下里弄，就遇到老同学诧异地问，依哪能跑到居委会工作去了？当时，整个居委会就我和陶美珍两个年轻人，我们刚以居委干部的身份走到弄堂里时，还感觉挺难为情的呢，一起巡视弄堂还一前一后拉开距离。后来我们养成了每天上班先到弄堂里兜一圈的习惯，巡视下哪里脏乱差了，需要整改，或者老百姓有诉求的，看到居委干部来了，他就会自己走过来说。”

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的居委会，某种程度上说是“3860部队”，也就是妇女和退休人士为社区工作主力军。无论上只角、下只角，也无论老洋房公寓、新旧里弄或者棚户区，莫不如此。